

## 旧灯藏月影

【原乡切片】

□刘善磊

老屋里浮动细小的尘埃，在斜射的光束中缓缓起舞。我拂去那只旧木箱上的积灰，掀开箱盖，一盏褪色的折叠官灯安静地躺在那里，仿佛时光的碎片，轻轻一碰就会碎裂。

记得那个寒冷的冬夜，父亲从樟木箱里小心翼翼地取出竹篾和红纸，说要教我扎灯笼。他的手指因常年劳作而显得粗糙，但在摆弄那些细竹条时，却如同魔术师一般，灵巧而富有韵律。煤油灯下，竹篾泛着温润的光泽，父亲耐心地教我如何将它们弯成优美的弧度，再用糨糊将红纸细心贴上。他常说：“要像对待月光一样温柔。”这句话，至今仍回响在我的耳畔，成为我心灵深处最柔软的部分。

那时的夜晚，总是格外温馨。屋里的炭火噼啪作响，蒸腾的热

气在窗玻璃上凝结成细密的水珠，将寒冷隔绝于外。我们围坐在炭火盆旁，父亲一边讲述着“正月十五”的故事，一边手指翻飞，手中的灯笼逐渐成形。那故事，如同灯笼里的烛光，温暖而明亮，照亮了我童年的夜晚。

如今街市上尽是电子灯笼，七彩的LED灯珠和轻巧的塑料骨架，轻巧且亮眼，它们闪烁变幻，一按即开。但每当夜深人静，我总会觉得这些灯笼少了些什么——那份来自手工的温度，那份承载着记忆与情感的厚重。它们就像速食的汤圆，虽然香甜可口，却比不上母亲在灶台前亲手揉搓的温情与味道。

为了寻找遗失的温度，我开始在城中四处寻访灯笼制作手艺人。他们的作坊大多隐藏在深巷的尽头，仿佛是时间的遗珠，等待有心人的发现。李师傅的铺子便是其中之一，他的铺子里挂满了

各式各样的灯笼，每一盏都透着匠人的心血与智慧。然而，当我问及灯笼手艺的传承时，李师傅却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苦笑说：“现在的年轻人哪有耐心学这个？”他摩挲着手中的竹篾，眼中闪烁着复杂的情绪，“一根竹条要削得均匀，就得练上好几年呢。”

李师傅作坊的角落里，堆放着未完成的灯笼骨架，它们像是一个个未完成的梦，静静地诉说着一代匠人的执着与坚守。那一刻，我仿佛看到了父亲的身影，他手中的竹篾和红纸，在煤油灯下闪烁着温暖的光芒。

回到老屋，我小心翼翼地展开那盏旧官灯，破损的红纸边缘已经



发脆，但那份古朴与雅致依然令人心动。我找来新的竹篾和宣纸，照着记忆中的样子，开始慢慢修补这盏承载着记忆的灯笼。手指被竹刺扎出了血珠，但来自家族的传承，让我忘却了疼痛。糊纸时，我屏住呼吸，生怕一口气吹皱未干的糨糊。渐渐地，灯笼在我手中重新挺立起来，仿佛一轮满月从云层中探出头来，照亮我的心房。

夜深了，我在修复好的官灯

里点上一支蜡烛，暖黄的光透过宣纸，在墙上投下摇曳的影子。那些影子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关于传承的故事，关于我们如何在一盏灯笼里，守护着记忆的温度。那一刻，我仿佛穿越了时空，与父亲、李师傅以及所有坚守这份手艺的人们，共同见证这份文化的传承与延续。

(本文作者为平邑县温水镇中心校高级教师，临沂市作协会员)

## 老妈的花饽饽

【舌尖味道】

□迟志盛

在胶东半岛一带，民俗中的婚嫁嫁娶，最渲染场面的面食当数花饽饽。特别是新娘进门时，那五颜六色、形态各异的花饽饽同亮相：龙凤呈祥、荷叶莲籽、祥瑞麒麟、招财貔貅、春桃献寿……样样描红带绿，匠心细作。奇异的造型新颖别致，让人不得不感叹：“高手在民间”。这时，人们会七嘴八舌啧啧称奇：“新娘家哪里的？这样的神手！”当然，在春节这般的盛大节日，也少不了花饽饽在亲朋好友间流转。

镶嵌着数颗大枣的枣饽饽，点上喜庆的红印，亦是花饽饽。当然在生活窘困的年代，那黑面装在内胆，外表装饰着一层白面，也白得耀眼。自我记事起，老妈每年必亲手蒸一锅大饽饽。困难时期蒸得少，那是平日牙缝里积攒的白面。现在越蒸越多，与大饽饽一同入大笼屉的还有排骨馅、纯肉馅或白菜肉馅的大包子，这种大包子过年时会一起端出来招待客人，也可作为年礼回赠给前来探

望的亲朋好友。吃这种大包子，要两手抱着吃，掰开时，热气卷着鲜香，腾一下弥漫整个房间。鲜悠悠的味道使人垂涎欲滴，舒坦得打个喷嚏，这就是著名的胶东大包子。

去年临近年底，我给在老家的老妈打电话，要她晚些蒸饽饽，等我回家揉面，蒸饽饽的大面团对一个八旬老太来说，的确是个体力活儿。腊月二十八中午我风尘仆仆赶到家，停下车来不及拿行李，急忙扑进家门，白发老爹在灶间里烧火，见到我后表情有些尴尬，这个一辈子怕事的大善人！电风机呜呜地催着火舌，满屋雾气腾腾，我家历年蒸饽饽的那口大铁锅，已经倒扣锅灶上，正汹涌地向外喷着香气，我闻到了小麦的熟悉香味。老妈佝偻着腰站在锅边，热气朦胧中她满脸笑意，先要我喝水歇息，接着向我解释，昨天下午发的面，家里暖和，不到半夜面就醒，俩人就铺开不停地倒手揉。我这才知道，老爹老妈为了这锅大饽饽忙了个通宵。

老妈说忙年忙年，年不忙，

过着就没味了。正说着话，时间到了，可以掀锅了。我垫上布抓起倒扣着的那口锅的铁抓手，站直腰，把大锅直提起来。骤然间，白色的气体爆炸性地散开，顿时，我和老爹老妈被气浪团团围住，热气氤氲满屋。稍顷才看清，这一锅三层笼屉，上两层是大饽饽，下一层是大包子。老妈在雾气中对着大锅满脸喜色，自言自语，有两个笑的（表面有轻微裂纹），拿起锅边早准备好的圆章，蘸上紫红色的染料，弯腰喜滋滋给每个饽饽盖上红印，这好像是一种即将出锅的盖章仪式，欢庆又庄重，也是我儿时记忆里最温馨的一刻。

无论日子过得怎样拮据，老妈给白面饽饽盖章的瞬间，蕴含着每个年轮里家人平安、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。满锅雪白的饽饽点了红妆，精气神儿全呈现出来了，精神抖擞、喜气洋洋。灶膛里噼里啪啦的火，苗，大锅里热气腾腾的白面大饽饽，它们坐在锅里把过年的浓郁韵味儿带了出来。

## 在青州怀想范仲淹

□李清

提起范仲淹，人们的脑海中往往第一时间浮现出那篇千古传颂的《岳阳楼记》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名句更是耳熟能详。但鲜为人知的是，这位北宋名臣与山东名城青州有着一段不解之缘。

今日潍坊市下辖的青州，地理位置重要，历史源远流长，是中国古九州之一，有五千多年文明史和两千余年建城史，曾作为山东地区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与文化中心一千余年。这样的一座名城，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当得起它的纪念？

作为“北宋背诵默写天团”成员的范仲淹，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、文学家。皇祐三年(1051年)，时年63岁的他，在逝世前一年，升任户部侍郎，随后被调往青州任职。彼时的他，已至暮年，身体状况不佳，可即便如此，当接到任职的诏令时，没有丝毫犹豫，毅然踏上了前往青州的路途。

虽然在青州实际任职时间仅一年左右，且年迈体衰，疾病缠身，但范仲淹始终坚守职责，勤政爱民。当时，河北地区遭遇水灾，大批灾民涌入青州，致使青州粮价飙升。面对这一严峻局势，他深入调查走访，巧妙运用过去主政浙西时的策略，让青州百姓按正常年景粮价交钱给官府，以款代粮，随后又迅速派人前往聊城购粮，有效缓解了粮价对青州的冲击，彰显出卓越的执政能力。

青州为铭记范仲淹功德修建的范公亭，如今已成为游客们争相拜谒的名胜。范公亭呈六角形，造型古朴典雅，亭顶开有一圆孔，与下方的井泉上下相对，设计精巧。亭柱采用上木下石的结构，更增添了几分独特的韵味。迎面的柱子上，镌刻着一副寓意深远的对联：“井养

无穷兆民允赖，泉源不竭奕世流芳”，表达了百姓对他的深深感恩与敬仰。亭东的三贤祠，是后人祭祀三位知名青州知州而修建的场所，其中范祠位于正中间，足见他在青州人心中的地位。

在青州，范仲淹还留下了医者仁心的动人故事。范公亭中有一口古井，相传为范仲淹所修，历经岁月沧桑，如今井水依然清澈如镜。当时，青州一带爆发了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眼疾，许多百姓深受其苦。他深入民间四处搜集验方，并与医者们一同潜心研究，用这井中的水调配成“青州白丸药”，为众多患者治好了痼疾。宋人赵抃曾有诗云：“甘清汲取无穷已，好似希文(范仲淹的字)昔日心”，抒写的正是范仲淹那颗时刻为百姓着想的仁爱之心。

著名作家梁衡先生曾说，范仲淹是一位诸葛亮式的政治家，一生将全部才华与精力投入到处理政务、军务中，他并非没有文才，而是没有多余时间为文。的确，他留下的《范文正公文集》，全书仅十几万字。不过，他在青州期间，曾写下《石子涧二首》。石子涧发源于青州西南部群山，“石瀑冰帘”曾为青州十景之一。诗中的“凿开奇胜翠微间，车骑笙歌暮未还”“飞泉落处满潭雷，一道苍然石壁开”，仿佛能让我们看到范仲淹漫步石子涧畔、沉醉山水之间的身影，也能深切感受到他深厚的文学功底。

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。”青州，这座千年古城，有幸拥有过范仲淹这样一位心怀天下、忧国忧民的贤能之士，哪怕他仅仅在此停留了短短的一年时间，却在青州的历史中留下了永恒的光芒。

(本文作者曾为教师、媒体人，现居北京)

## 日历书

□王举芳

2025年的日历已经翻到了2月份，忽然想起朋友家的日历书。

有一次去朋友家，发现她家的日历上面有图画，而且是手绘的，便拿过来仔细看，只见那一页上面写着：“今天我的闺蜜芳要来，她是我搬新家后的第一位客人。开始打扫卫生了，准备盛大迎接我的‘第一’。”字的下面是两个女孩拥抱的速写画面。

继续翻看：“今天，我和同事闹矛盾了，因为业务上意见不统一。仔细想想，是我心里长草了，

怎么办呢……忽然想起了看到的一句话：要想除掉旷野里的杂草，方法只有一种，那就是在上面种庄稼。我知道该怎么处理了。”“情人节礼物好特别，老公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厨艺，他把玫瑰花瓣摘掉洗净，加糖擀成糊状，包成糖三角的样子，并美其名曰：爱情糖三角，我却喜欢叫它玫瑰糖三角，好幸福，好甜蜜……”

每张日历的文字下面，均配有速写的图画。我问她：“你的日历从来不撕吗？”“嗯，我喜欢在上面写心得，画我的黑白画。你别小看这日历，说不定将来是可以变

成一本书呢。你看，我从结婚那天起就开始写日历书，已经有五本了。”她从抽屉里拿出一摞日历。

我很佩服朋友这样有心。如果每天如我一样，过一天撕掉一张，日渐变薄的日历带来的只有感叹或些许伤感，毕竟过一天少一天的感觉，总含着几分薄凉的意味。在日历上写下自己的人生感悟，心得体会，画下一幅随心的画，等到将来暮年的日子翻掀，那一本本小小的日历，组成的将是一部厚重的人生大书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、山东省作协会员)